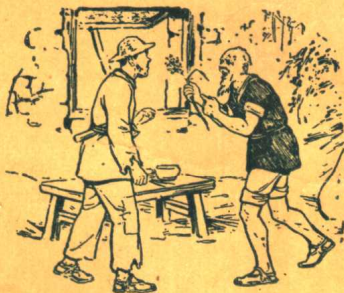


種麥傳

董均倫採錄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

傳 麥 種

董均倫採錄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北京

BWJ528 / 04

總 60 單 17 36 開 94 定價頁

傳 麥 種

董 均 倫 採 錄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 4 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5000

定價 3,000 元

目次

換女婿	一
選女婿	三
兩樣的天老爺	八
送食盒	一一
狼	一三
元寶	一六
兒漢和少掌櫃	一八
窮神	二〇
壓大牛	二三

八大將軍·····	二五
浪蕩鬼·····	二七
鎮草王·····	二九
趙匡胤吃小豆腐·····	三一
半灣鎌刀·····	三三
單辨郎·····	三五
七簇頭髮·····	三九
蠟嘴和錫嘴·····	四二
拾黃金·····	四六
吃人的蚊子·····	五〇
猴子夫妻·····	五三
蜜蜂圓煤·····	五七

三姐妹

傳麥種

班鳩哭姑姑

後記

五

六

五

六

換女婿

這才不幾輩子的事。張田第一個老婆生了個閨女，叫寶英，和前莊劉和的孩子癸了娃娃親。癸親不多日子，張田的老婆得病了，一天重似一天。有一天發了一次昏，甦醒過來後，望着她剛會跑的小媳對她男人說：「我這病好不了啦，我死了，別的掛牽都還差，就是這孩子還沒拉把成人，你看我面上，好歹別慢待她，等她出門子的時候，把我的嫁粧，和招纏子的體己都賠送給她。」說着，淚撲落撲落的掉下來。不到一個時辰就死啦。

過了一年，張田又娶了個老婆。也生了一個閨女，叫紅珠。許給了西莊李家的孩子李成。張田想着他頭一個老婆臨死囑咐他的話，不讓他第二個老婆動她的嫁粧和體己錢。眼看着兩個閨女都長大了，兩家的媒人來說，男家要明年娶。還

沒等兩個閨女做喜事，張田得急病死啦。

兩個女婿來弔孝。這時劉和正發了一筆橫財，一下子闊起來啦，這次他兒子來給丈人弔孝，騎着馬，跟着支使的，穿的也強。李成是個老實的莊戶人，不會支支巧巧的說，穿的也不好，他丈母娘看了心裏不高興起來。

她想：自己的閨女女婿那號樣，閨女去了不得吃累？寶英的女婿那樣富，去了也不用做營生，又享福。臨後她想出了壞主意。

到了那天，寶英的女婿來娶，好幾班吹手，吹吹打打的，寶英的後娘就把自己親生的閨女紅珠裝扮起來送進了花轎，連寶英娘的嫁粧體己錢也賠送給她啦。過了些日子，西莊李成又來娶，也沒有吹手，只兩乘破轎，後娘把寶英送上轎，給她一個舊箱一個舊櫃。可是李成是個勤勞人，起早帶晚的務莊稼，旱天就澆，有草就鋤，糧食比旁人打的都多。小日子愈過愈強。前莊劉和，自從發了橫財，忘了本啦，不教導兒子，任憑他吃喝嫖賭，營生也不幹點，末了把家業都撈淨了，把劉和餓死啦，把媳婦也賣啦。紅珠的娘這才後悔的了不得。

選女婿

紙紮匠王老頭，要給閨女選女婿，他這個閨女長得再也沒有這麼俊的。他也要選一個福態福相，白臉書生。這可忙了媒婆子們，說了東莊的不中，又說西莊的，北莊的不行，再說南莊的，一沓兒都說遍了，王老頭就是沒挑着個合適的。媒婆劉大嫂說：『王老頭！上筆描，還有個描歪歪了，別說長的個活人！你紮人也不能個個紮的那麼好啊！』這一下子可提醒了王老頭，他就動手紮了一個最滿意的紙人。這個紙人紮的活像真的。他把它擺在門前，自己坐在旁邊，有媒婆來說媒，他先問問女婿跟上這個紙人跟不上，跟不上就連說也不用說。媒婆都搖搖頭說：『莊戶孩子沒有這麼白的！』一天天的下去，一年年的下去，慢慢的來說媒的就沒有了。王老頭看着閨女二十多歲了，心裏就着急，閨女心裏也着急，她

只想找個又結實又周正的莊戶人就行了；她覺着財主家禮道多，婆婆難侍候，女婿都是三房四妾的，也看不起莊戶孩子。她雖說有這麼個想頭，自己沒有娘，也難把心思直對爹說。有時候口邊口角的也露出口話來，王老頭也猜着個七八分，心裏卻嫌乎莊戶人。

有一天，王老頭正在紙人邊上守着，有一個公子騎着馬跑來，到了門前，跳下馬來，就罵：『你這個小崽子，我找了你兩三天了！』說着，把紙人一耳光子打碎了。王老頭站起來說：

『你看你這個人，怎麼把我的紙人打碎了！』

那個騎馬的說：『對不起，我打錯了，我自信是俺兄弟，俺兄弟就這樣，他和俺娘爲點小事賭氣，跑出來兩三天，你想我怎麼能不生氣！』

王老頭問他：『你兄弟就和這個紙人一樣嗎？』

那個騎馬的說：『一模一樣的，再沒有那麼像的。』

王老頭就把紮紙人選女婿的事和他說了。

那個騎馬的又說：『那有這麼巧的，俺兄弟也沒成親，一氣說了好幾年，俺那裏沒有一個閨女能配上的！』

王老頭把他叫了家去，又說了一陣，命相都不相剋，王老頭又找人占了一卦，也是大吉。沒問閨女願不願意，便做主把親事許了。

原來，這人姓張，家裏是一個地主。弟兄兩個：騎馬的這個是老大，老大長的倒還好；老二吃大烟吃的，又黑又黃的臉皮滿臉疤，斜斜眼，歪歪嘴，禿禿頭。近處沒有給他媳婦的，他哥哥聽了王老頭選女婿，想出了這麼個辦法，去騙了王老頭的閨女。

不多日子便找上了替工娶了來。合房後，怕媳婦看破了，老是黑夜來，不明天就走了。還不讓點燈。他說他娘屋裏供着仙姑，仙姑不讓點燈。

這麼住了有一兩個月，一家子人商議說，光這麼樣下去也不是個了局，總得想個法。

老大媳婦說：『等會叫俺兄弟裝個賣杏的，叫兄弟媳婦去買杏，看她見到老

二怎麼樣。』

商議完了，老二挑着一担杏在街上喊：『賣杏了！賣杏了！』

她婆婆叫出老二媳婦說：『街上來了賣杏的啦，給你錢，你去買杏咱吃！』不一會買了一包杏來家。大家都吃，就老二媳婦不吃，她婆婆問：『老二媳婦！你怎麼不吃？』

老二媳婦說：『娘，你沒看見賣杏的那個樣！我可下不得眼吃！』

一家子聽了這話都犯了愁。老大媳婦說：『我又想出了個辦法，一定能行。』到了夜裏，老二又到媳婦屋裏去了。老大媳婦披散着頭髮，反穿着皮襖，拿了個銅盆，騎在南屋的屋脊上，把銅盆『噹！噹！』的敲了幾下，怪聲怪氣的嚷着：『我是天上的黑煞星！到人間拿俊人，兩口子都俊的變一個！一個俊的不變！』

老二媳婦舔破窗戶紙一望，月亮地裏看到南屋頂上騎着個人不像人、獸不像獸那麼個東西。吓的『啊呀！』的一聲，縮回了頭。

屋頂上又噹噹的響，又撇腔叫着：『快變！變晚了要命！』

老二對媳婦說：『壞了！我要變了！』說着，就唉呀着滿炕滾。滾了一陣，外面沒有動靜，他也說自己變完了。

第二天早上，他媳婦疑惑怎麼變的和那個賣杏的一樣。越看越不愛看，越想越難過，一頓上吊死了。

王老頭打聽明白了，是這麼回事，知道閨女死的冤枉，可是和財主家又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狀，自己只是懊恨自己。

兩樣的天老爺

韓老財一臉橫溜肉，對長工最毒狠，他有很多的好地，真是驛馬成羣，打下的糧食堆成山。僱用着十啦多個長工。長工鷄叫就得上坡幹活。可是早飯得傍晌天才撈着吃，午飯得過半晌以後，也常和晚飯一堆吃。每天頭午做活的時候，長工的肚子裏，都餓的吱吱直叫。

有一次拔麥子，地又硬，天又熱，他們餓的抗不住了，一塊兒從坡裏回來，說：『韓老爺！我們能和別人家一個時候吃早飯就好了！』

韓老財把臉一翻，厲牙厲齒的說：『都趕快的給我滾回坡裏去！咱家和人家是兩樣的天老爺！』

長工們回到坡裏，肚裏又餓，心裏又氣，渾身酸痛，頭昏眼花的。韓老財也

跟了來，一手搥着蒲扇，擺着四方步，來回的在地邊上說：「夥計們，快做啊！一會就送飯來了！」

到了傍晚天才送了早飯來。夥計們見飯來了，手也不顧得洗，話也不顧得說，大口的只顧吃。韓老財站在一邊笑着說：「哈哈！我說咱家是兩樣的天老爺，餓餓更好，這時候吃起來又香又甜的！」說完了就搖搖擺擺的走了。長工們吃了個大半飽；窩窩頭，又有糠，又壞的拉絲了，都吃不下去了。他們都以爲這麼下去非病倒不可，就商量紮裹●韓老財。

麥子拔完了以後，一天黑夜下了一場雨。這雨下的絲絲扯扯的，說夠還不夠，說不夠也差不多，頭晌價糧豆還湊付着行，晌天一晒，就出不來苗了。

韓老財頭雞叫就攆長工到坡裏去了。他躺下又睡到半頭午才起來，吃喝完了，拿着蒲扇，到坡裏一望，滿坡是種地點豆的。他望見自己地裏還沒下手種，

仔細一看，長工們都坐在地頭上歇息，他三步當着兩步的走到跟前，一看地裏一點也沒種。他火起來，指着長工罵道：

『你們都死啦，一點還沒種，幹什麼去來！』

長工們都不理他，一個勁的抽烟，坐着還是不動。韓老財氣的快要鼓破肚皮，指着四周圍又說：『你們看，人家都種了多少了。』一個年紀大的長工說：『老爺！人家都是吃了早飯才種的，咱也吃了早飯再種，還不是一樣！』

韓老財氣的直抖，用扇子一指天說：『不快晌了嗎？』

那個長工不慌不忙的說：『咱家不是兩樣的天老爺？我尋思晌天才是早上。』韓老財再也沒有話說，急的在地裏直轉。

送食盒

清朝時候，有一個翰林姓陳，在常州作了三年知府，刮錢刮足了就告老還鄉。他是平度城南關人，回家後，把舊屋拆去，修蓋的三廳兩廡，他害怕人家來刺他，又用磚壘成高牆，上面拉着鐵蒺藜，安上鐵皮大門，這樣他還不放心，又僱上人給他打更望門。

他家的門前，騎馬的坐轎的，來來往往，連平度州官也和他稱兄道弟。真是有錢又有勢，說叫誰家治不過了，誰家就治不過了。

有一天，他的小孫子，叫老媽子領着到城北面的蓮花灣邊上去耍。孩子失脚掉進水裏，老媽子急的亂喊亂叫，四下裏的做莊稼的跑了來，不顧水涼水深，拼命的救了上來，已經噏死了。這時陳翰林坐着轎趕來咧。